

黃 裳 之 卷

世  
興

第三輯

当代杂文选粹

第三辑

黄裳之卷

# 当代杂文选粹

中国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严 秀 牧 惠主编

# 当代杂文选粹(第三辑)

黄 裳之卷

责任编辑：弘 征

\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\*

198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960 1/32 印张：5.75 插页：2

字数：92,000 印数：1—3,550

ISBN 7—5404—0346—2

1·274 定价：1.75元

# 出版者前言

一、杂文，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，在思想、文化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。它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，读者面很广泛，能起到其他文艺形式及政治、经济、法律、道德、哲学等方面的论著所起不到的作用。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杂文创作的优良传统，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，也为了检阅和保存建国以来比较优秀的杂文创作，本社特出版《当代杂文选粹》丛书。

二、本丛书选取当代有影响的杂文作家有代表性的作品，每人一本，每本一般自五六万字至七八万字。由作者提供自建国以来全部主要的杂文创作并自选篇目，再由本社约请严秀、牧惠二同志担任主编。在编选时，本社及两位主编尽可能尊重本人意见。

三、本丛书以十种为一辑，每辑十人，除个别老前辈外，排名均以姓氏笔划为序；分辑则以收到稿件先后为主，也适当考虑每辑中作者地域的广泛性。

四、凡近年来已出版过比较全面的杂文集或选

集而此后又较少有新作问世的作家，为避免完全重复，本丛书均未列入。本社为此甚感抱歉，敬希作者、读者谅解。

五、本丛书在酝酿计划、编辑出版过程中，承广大读者、作家和文艺、新闻单位的支持、协助，尤以两位主编殚精竭虑，卓著辛劳，使它得以顺利问世，谨此并致谢忱。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七月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出版者前言 .....           | I  |
| 杂文复兴 .....            | 1  |
| 谜底 .....              | 4  |
| 一念之微 .....            | 6  |
| 谈“癖” .....            | 8  |
| 慈禧太后吃饭 .....          | 11 |
| 《金瓶梅词话》的故事 .....      | 15 |
| 韩信的哲学 .....           | 19 |
| 文学家与数学家 .....         | 23 |
| 手掌 .....              | 26 |
| 补课 .....              | 29 |
| “文责自负” .....          | 33 |
| 日记·日记文学·“日记侦察学” ..... | 35 |
| 戏法 .....              | 39 |
| 论焦大 .....             | 42 |
| 长官意志 .....            | 44 |
| 诽谤 .....              | 47 |
| 诚则灵 .....             | 50 |
| 文学与出气 .....           | 54 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关于“游山玩水” ..... | 57  |
| “知道了” .....    | 64  |
| 光圈 .....       | 69  |
| 功德无量 .....     | 71  |
| 德寿宫中写洛神 .....  | 75  |
| 音容宛在 .....     | 79  |
| 海滨消夏记 .....    | 83  |
| 不是抬杠 .....     | 96  |
| 哈哈镜 .....      | 110 |
| 雄谈 .....       | 113 |
| “算了！” .....    | 116 |
| 相骂 .....       | 120 |
| 审查 .....       | 125 |
| 诗人的争论 .....    | 129 |
| 乡情 .....       | 132 |
| 盛况的变迁 .....    | 137 |
| 又说曹操 .....     | 140 |
| 人言可畏 .....     | 143 |
| 疗妒汤 .....      | 147 |
| 帮倒忙 .....      | 149 |
| 谣谚 .....       | 151 |
| 小辫子 .....      | 155 |
| 隔山买牛 .....     | 157 |
| “名教罪人” .....   | 160 |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诺贝尔奖.....    | 165 |
| “表叔”的遐想..... | 168 |
| 关于《挺经》.....  | 171 |
| 编者后记 .....   | 175 |



## 杂文复兴

为了争取革命的胜利，巩固胜利的成果，批评和自我批评都是最重要而有效的武器。这样，在文艺工作者当中，自然会记起他们过去曾经运用过很久、向鲁迅先生学习得来的那种武器——杂文来。

杂文是什么呢？照瞿秋白在《鲁迅杂感选集序言》里的说明，那种文体“其实就是一种‘社会论文’——战斗的‘阜利通’（Feuilleton）。”它是一种文艺性的论文，它的特点是更直接更迅速地反映社会上的日常事变。

这一种文体的运用，在过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之下是曾经有过极辉煌的成果的，也尽了它的战斗的最大的任务。解放以后，大家都在怀疑：是不是杂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？问题似乎并未得到结论，然而事实则是杂文的沉默。

因为杂文是和时代结合的最密切的武器，那么，跟着时代的发展，它的型式自然得变。过去的说话绕弯子，是不得已的事。不过杂文的最重要成功，还不是隐晦曲折，而是在它的锋锐，能一笔下去可以刺着时弊的要点。鲁迅先生的成就，就是这样。

尽管话谈得隐曲，主题是鲜明的，给读者的印象是有力的。这需要的是高度的才能和技巧。因而，就会有很多让人民大众不易看懂的作品出现。这样的写法，在现在，自然是不需要的了。

其次，杂文的特质之一是讽刺，这中间也包含了冷嘲。对站在同一战线上的战友的批评，那就不会是冷嘲。或者可以用“热讽”这个成语来说明吧，这应该是一种含着浓烈的热情的讥讽，目的是想纠正过失、改善工作的现状，这和对敌人无情的打击是有着根本上的差异的。

举一个实例。前几天皖北救灾的主持人从乡下到上海来，在公开的集会上报告当地的灾情和施救的情形。当这位飘拂着灰白的胡须的老人说完极为惨重的灾情以后，他提出了对当局的“生产救灾”的口号的意见，他说，现在灾民事实上已经都饿得睡在地上无法转动了，还是先救灾，生产则是能够坐起来有了力气以后的事。

这并非嘲讽，也不见对生产救灾这个正确的口号的诽谤。也许因为这几句话是在极端悲痛的情况之下说的，所以只使人感动。然而效果总是相同的，他用了极浅显而深刻的话，说明了一种事实。

我觉得这就是杂文的路，是出发于热爱、有积极性的杂文的路。

我们又必须防止怎样的流弊呢？还是用个例子

说明吧。

过去国民党反动政权也有所谓“国民参政会、”“参议会”之类的组织。那里面的参政员参议员们有些也可算“杂文好手”，在报上记载出来的“花絮”之类就更象“杂文”了。但是，他们是站在什么立场说话的呢？滥骂一通，搔了痒处，让受残害的人民痛快一下，结果是群众受了麻痹，冲淡了斗争的情绪，这结果又是怎样的呢？

所以，如果要复兴杂文，就必须站稳了立场，抓住了论点的积极性和建设性，不要流于“谈话”，人民大众是不要叫谈话的了。

（一九五〇年四月四日《文汇报》）

## 谜 底

抗战中间在昆明曾经发生过一件很多人都知道的故事。

在日机空袭中，同一学校的两位教授在逃警报的途中相遇了。

“你来干什么？”甲问。

“逃警报。”乙愕然答。

“你，”甲轻蔑地，用眼斜视乙，“用得着吗？”

乙默然。

那涵义我想用不着再加诠释了，说得一清二楚又有什么趣味呢？如果援用猜谜的程式，这里不妨加上一个“文人相轻格”就是。

这已经是十多年前的旧事了。

十多年后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又发生了一件新的故事。

一位部长助理左叶在有国宾在场的公开场合里对一位新闻记者大呼“滚开！”他在下“滚开！”的结论之前，提出来的论据是“你重要还是我重要！”

呜呼！

事隔十年，地去万里。想不到谜底却在这里！

不过那个“文人相轻格”却不适用了。

到底应该是什么格呢？

“天知道！”我在这里鼓起了最大的勇气，决不  
顾虑有谁会 把“唯心论”的帽子加在我的头上。

一九五七年五月

（原载《文汇报》）

## 一念之微

从前有一些专攻宋明理学的道学先生，讲究心性之学，口口声声忘不了心中一个“念”字。说得很是神秘，好像它是具有无穷的神力似的。后来就又有了一批“劝善”的先生们，专用迷信来进行威胁，要人们不作坏事，说即使是在暗室里，这藏在心底的“念”，鬼神也往往是知道的。这些自然都是唯心论者的鬼话，不足凭信。

其实念头却是人人皆有的，如果不说得那么神秘和别有用心，也还是可以理解的。比方说，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！”就是一种随时随地都不可忘记的好念头，它也的确能给人类带来很大的好处。

前两天程孝刚先生在座谈会里说过这么一段话：现在有些人嘴里常说，“成绩是基本的，错误是不可避免的。”话本来不无道理，不过“错误不可避免”是一种事实，不应该是一种“存心”。应该在全心全意地完成了一件工作以后，大家来做总结时说，如果在事先出于从事某项工作的干部之口，就不免显得有些奇怪了。

请想，在旅客走上飞机的俄顷，飞机师也照例

说上这么一句“错误是不可避免的。”敢保险所有的乘客都要退票，因为没有人愿意尝试一下这样的错误。

这段话当时曾经引起全场的大笑，其实倒是值得深思的。

我想，“尽量争取不犯错误！”倒是在这种场合比较合适的说法。

口口声声“错误是不可避免”的人，其实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要把工作搞好，却不忘记预先给自己辅好下台准备的人。对于这样的人，倒真的应该请他端正一下自己的念头，请他随时记住“为人民服务”的格言。虽然不必像道学先生那样再用鬼神来进行威胁。

（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《新民报晚刊》）

## 谈“癖”

明末的张岱说过两句有名的话：“人无癖不可与交，以其无深情也；人无疵不可与交，以其无真气也”（《陶菴梦忆·祁止祥癖》）。自然，三百年前遗民的见解难免失之于偏，但也不能不承认，他的确提出了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。

张岱所说的“疵”，似乎可以理解为人们身上的缺点，他认为这是决定人物真实与否的关键性问题。这里姑置不论；他所说的“癖”，也就是一般所说的“嗜好”，按照传统的看法，也并不是什么好字眼，例如有一个时期，吸鸦片烟的一种好听的说法即是“某种嗜好”，可见社会上一向对它所持的传统否定态度了。

人们的兴趣总是多种多样的，也往往是难得与本身的职业完全一致的。在社会分工远无今天细密，正统观念又那么深厚的旧时代，把广泛、深入但与圣贤之道无关的兴趣与爱好一律视之为“癖”是无足怪的。但究其实际，人类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，却往往是广大人民群众爱好、创造积累的成果。如果真的听从了道学家的劝告，我们今天的文化遗产



怕也只剩下了几本“圣经贤传”。

再把范围缩小一下，人们往往要在业余搞些收藏的活动，这也是“癖”的一种。藏书、藏画、集邮……这已经不值得大惊小怪了。有的人还收藏火柴匣上的花纸、各种昆虫、蝴蝶以至毒蛇的标本；书画收藏，也有极细的分工。藏古书的人有的专搜戏曲、或版画、野史、小说、禁书；或宋元板、黑口本、旧抄、活字、校本、黄跋、毛抄……；藏画的也有专收宋元、或明四家、画中九友、四王吴恽、以至齐白石、黄宾虹的。总之，人们有极广泛的爱好，从而进行研究、创造、积累，在过去，没有社会主义的国家博物馆、图书馆、研究机构的条件，工作也只有这样进行，同时也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成果，这一切，看来在今天也还是值得予以批判继承的。

一个伟大的昆虫学家从小就会对虫蚁有非凡的兴趣，能理解、同情这种兴趣而不进行呵斥的，就应该算是通达的值得赞佩的父母。在长期停滞的封建社会，出现了无数皇帝、地主、官僚，他们残酷地剥削农民，荒淫无耻地挥霍人民的血汗。在这一大群之中，也出现了象宋徽宗、项子京、瞿鏞这样的人物。他们在本业之外，都有一种癖，致力于收藏书画图籍，在今天人民的财富当中，有不少就是经他们鉴定、搜集而流传下来的。也不能不说，在